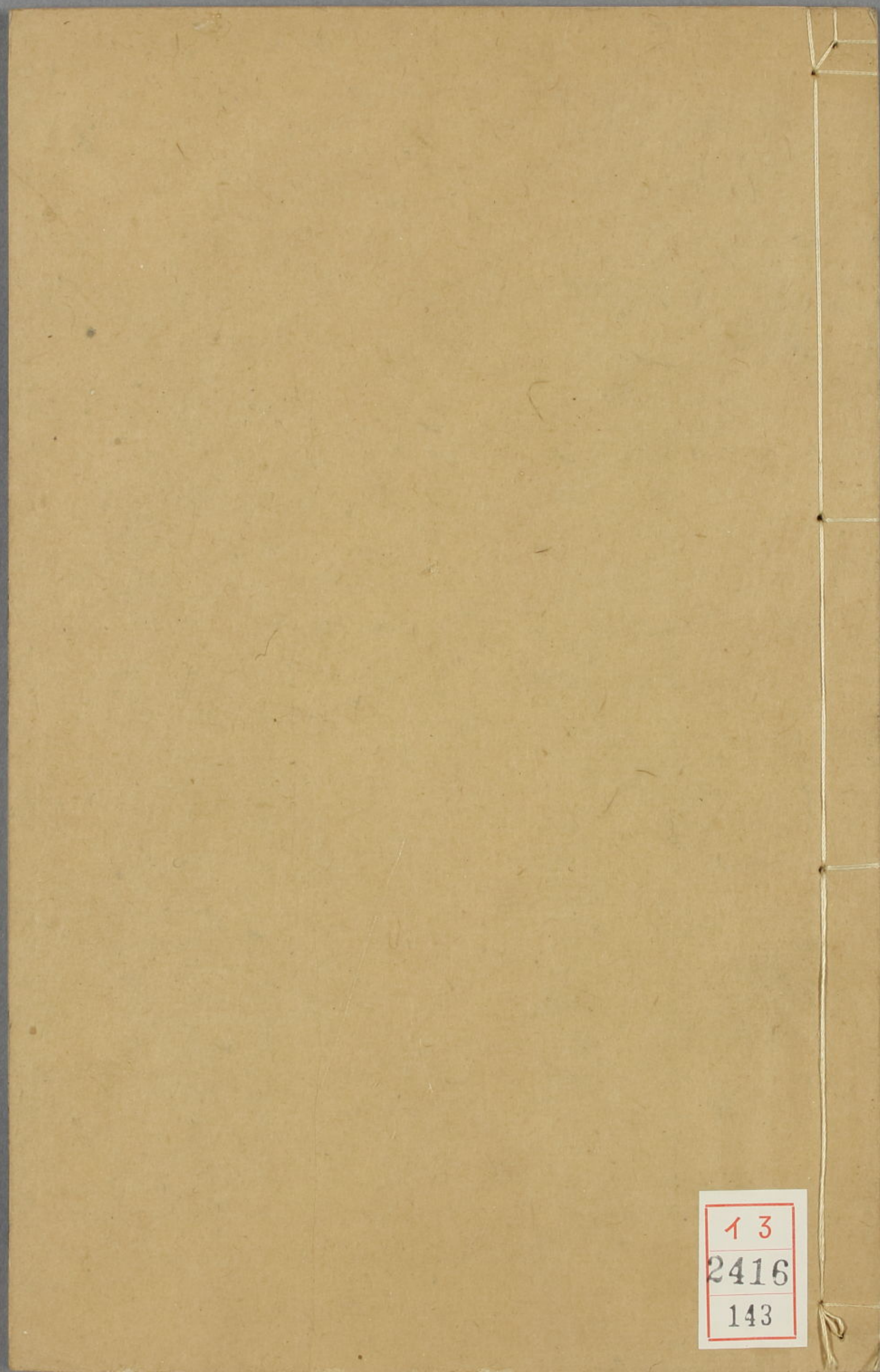




13
2416
143



13
2416
143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人部七十三

淫

自戒附

別嫌

疑

柔懦

驕傲

愚

淫一

原周易繫辭治容誨淫

誨教也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

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

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又序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

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

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淫

半澤文庫

<2004-703>

原秦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淫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
之母淫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
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釋稚齒屏親昵絕交游於後庭
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
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
此疾也 戰國策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
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
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
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

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
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相衣或裝其
襜蔽膝以戲於朝 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濟北王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八子終古或參與
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
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
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 又許皇后坐左
道廢處長信宮姊嬀為龍雉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
嬀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嬀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
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計為白上立為左皇后

嬪每入長信宮長與嬪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
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
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吕后凡有玉匣者
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
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
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
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
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臧榮緒晉書賈充後妻郭
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

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
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
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
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
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語林劉道真
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
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
婢服淫 風俗通平原君讞胡真譚娶周碧為妻譚陰
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女姦通冀得其子 博物志三
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

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增經濟類

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爲笑樂烝於世祖幸姬霍氏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故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又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佚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召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

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爲煬帝發之乃同心紿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又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通鑑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

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闔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又
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
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
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
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
辯慧能文習明吏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
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
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
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
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

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
諸楊與之游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
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襦襦裏之使宮人以綵輿
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
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
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
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
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
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

賓左傳齊慶封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西漢地理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

無別帷薄不修衽席無辨東漢皇后紀序金香渠銷

金帳一彙苑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遠砌蓮大如蓋長

服或共裸浴西域貢前暹香煮湯餘汁入池名流香渠

党宋紀陶穀有妾本党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妾曰

于銷金帳下淺樹低唱飲羊羔兒酒但能肉障醉興

唐書楊國忠設客選伎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

開元遺事申王每醉使宮伎將錦綵結一兒子擡歸寢

醉興室號曰

淫四自戒附

原大罰貪色為淫大欲禮記飲食男女無相棄左

廟遂奔之其僚從之盟無相棄也不待禮男女不待

則滅不安室詩凱風注淫風流行雖鳥獸行周禮外

喜左傳又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三軍棄

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拊楹而歌又齊莊公

色厚於德見禮民猶以色厚于德也禮殺而昏詩序古

足則殺禮而多昏會不能自還漢書原陟曰寡婦欲

男女之訟男女之訟周禮男

淫僻之罪

荒腆於

酒腆厚禮無縱欲神亦禍淫既奸人紀男女

人部

有別 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始

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奔之恥 既汙貞信之教 宜

糾淫僻之愆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冶容之誨 文

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挑鄰女而投梭折齒謝鯉字幼輿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佚之辜法宜無捨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

貪色為淫 在內為姦 內作色荒 犇則為妾

增淫荒昏亂 游蕩無度詩 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公宣

原自戒不邇惟王不邇聲色 自閑以禮自閑 遠色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易色賢易色 禮防禮者所以防淫 刑防君子刑 戒色戒

在制心制心以禮 致女之戒禮蠲祭云羅氏致鹿於女

亡其綴淫之防禮者所以防綴淫也 誨淫之容詳類 伐

性之斧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皆是物也 可不懲乎三代之亡皆

以言背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不腆於色 不淫其

色 楊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顏叔之有節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別嫌疑一

原君子防 先賢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季英云嫌疑之 授箠 擷蠶男下不整冠吳祐字

間誠先賢所慎 授箠 擷蠶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

則男授以簪無簪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注奠
興謗援君子表微馬
表微

別嫌疑二

原禮決禮者所以禮防人禮為叔嫂不親授禮內

外不通假禮內外不孝子不服闇闇中為事好生

寡婦不夜哭禮遠嫌避疑內言不出於闈外言

不入於闈禮曲增坐懷不亂柳下惠事閉門不納魯男

驕傲一

原執幣獻俘左傳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

於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怠位棄命又滕成

葬甚哀多涕子服惠伯曰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
所矣又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棄君命也
不亡長揖箕踞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箕踞
何為之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
視之解邑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失恭長傲義信意
苟而行之不可長貌不莊志自滿莊敬莊敬則嚴威故則
禮傲斯須不莊不敬不足觀何以承魏宣字景然
則慢易之心入矣唐突列侯倨見長者常步字景然
承守其官位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
植使問何官宣曰雖微列在諸侯之上植復曰為父使見
否宣曰王人雖微臣子之例一也植曰史記酈
其子應禮否宣曰臣子之例一也植曰史記酈
食其謂沛公曰方欲圖天下不宜倨見長者酈負氣
勝人彘苑韓思彥為中書令李敬元劾奏思彥見天
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後魏書宜都王穆壽與
莫己及謂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
人部

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與壻飲

侍女豪

漢書上官安遷車騎將軍口以驕淫受賜殿

楊駿漸驕傲石奮語之曰卿恃女豪邪與天家婚未有

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

作婢耳何師古簡峭信明蹇亢彙苑顏師古性簡

能增損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視輩行傲然罕

所推接間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

以大白負所識已多彙苑李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

曰前鄉貢士李琪常置之坐為介與他人少相識合正色曰所

識已多不與語自難記彙苑張飛嘗就劉巴宿

煩復爾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又許敬宗

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

沈謝暗中摸傾枕移牀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蕩

著亦可識也

在先生座席猶箕踞輕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以下

則獨設一榻傾枕臥語無所為屈彙苑中書舍人狄

當周起並管要務以張數同省名家欲省之起曰彼若

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買外郎何憂不得

共坐數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豪氣尚爾

數呼左右曰移我牀去遠客起等失色而去

傲誕若斯書後魏書元順字子起家為給事中時尚

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任城王兒可是

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

順吐辭傲然若無所覩肇謂眾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

父乎父登聞之大怒杖之數十晉書謝萬氣尚爾況其

隊主將豪傲物嘗以肅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心憂之自

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

恨

不讀五千卷

可容數百人

為隋書崔儼每以諸書

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晉

書王導甚重周顗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所何

人部

驕傲

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驕傲二

原受王

左傳天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情名

受脈肅公

將伐秦

公曰晉侯其無後乎先自棄也

夷侯原壤夷侯夷

從康

從書無傲自至而驕自至

取禍子曰取禍

偃蹇

驕放之貌注招損謙受益

脚申局下

立無跛

跛音秘也坐無箕敬也

更出守

晉王武子

與晉帝恭申脚局下問孫皓曰何

上南守成

為小吏

必陵長吏都為濟

泰而不驕

晉侯無後

玉注直而不倨也

或敢侮予

不驕

富鮮不驕而不驕者鮮矣驕樂難長處者不仁

可長

傲很威儀

近亂燕喪威儀何禮

荒怠不敬

何以卑我

傳安肆日偷肆恣也

乃逸乃岸

逸

天命祐敬人道惡盈禮不長傲神亦害盈

敬乃行先

傲

增不對殘客山堂肆考張吏部續與何敬容意輒

不喜俗人

不拜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避侍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不驃騎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不驃騎

御史嘗道遇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元恨名爲考功
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元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
元罪輕薄乃爾
陽兒輕薄乃爾
子方不下車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
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
則可以國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
失志不得驕人而亡者有矣由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
是太子再拜而後
賈餗不撤扇
唐書太和九年上巳
退子方遂不下車
尹自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撤扇蓋騎而入御
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
造以聞坐奪俸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
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詣其家杜甫見
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容爲忤中亦憾之嚴
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縉紳之
裹頭袍拂髀髀至膝向慕焉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縉紳之
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

孝穆孝穆名
高談盡日
彙苑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
譽爲之少減
陸之品進雲雲駐待休源及至宅范雲命駕到少府備水
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
還家登深
沈湏千日
又謝滿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
以爲愧
湏曰苟得其人自可沈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
湏千日後漸不能對
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
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
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皆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
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遂
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
狄仁傑以不遜
而左遷
唐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狄仁傑
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
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
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
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王頸雖死不恨
人部
尚書頭卷三十四
驕傲

北錄卷之二十四

原古肆

今蕩

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
今之狂也蕩蕩無所據也

爲巫

飲藥

史記蒯通屢說韓信肅於沛公三分天下
信不用其言乃佯狂爲巫飲人狂藥

裁之

必也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必也狂狷乎

非

狂

若狂史記
禮記一國之人皆若狂

箕子佯

次公

醒入史

記宋世家箕子被髮佯狂漢書蓋寬饒賀許伯
第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

淵鑑類函卷三十一

狂

十一

淺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塞曰我精卒三千足敵君
贏卒一萬劉畫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
數十卷書行于後世
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
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一指
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一指孔子前知無
窮後知無極按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一指自是
之後無屈一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山堂
肆考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狂放不羈尤不與俗人
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待省實神興舍恕先長
鬚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荅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李白脫鞵
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前融亦舉手呼
趨土豈不善乎唐書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鞵常是
湖終日沈醉

狂二

原擇言狂夫之言
進取狂者
接輿楚狂接輿歌
文子姓辛氏狀貌似不
謝奕桓溫走入南郡主門避之
彌衡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
食其史記家貧落薄無衣食業
仲長統魏志仲長統
節語默無常
罔念作狂書惟聖罔
大智似狂太公
田獵令狂老子馳騁田獵
飲泉即狂素榮曰昔一
之無不狂國君穿井而飲獨得無恙反謂國君為狂
火艾鐵藥畢具國君不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
清而不慧晉宣時山陽太守昌
名乃不章陳平不顯
章不
當獨秀秦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江東無我
好自誇景苑吳蕩遠好自誇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人部
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

曰昔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
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萬遠何為者乎
屈宋衙官

義之北面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
章合得屈宋衙官吾之書
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狂如此

縱逸一

原探鵲鵲
呼狗實
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刺史送者傾
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鵲

之與謝鯉阮放卓若無人
光逸太傅辟至屬胡母輔
日酣飲逸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頭于狗實

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遠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竊鄰酒入令被其家竊飲醉便臥鄰家釀酒熟卓醉夜入

拘之明日看乃畢吏部也
光逸字孟祖為博昌小吏
縣令使逸送客寒復遇雨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

若不整溫必恐凍死
呼父字
哭兵女
胡母輔之字

字子光才學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嘗呼父字輔之亦
不介意輔之酣飲謙之曰吾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

尻肯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而共飲也
兵家女有才
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歸

入桓沖車臥鄰婦側
軍嘗從沖行直雨因下馬跳入
沖車曰公豈得獨擅飲酒醉便臥其側既不自嫌其夫

當墟沽酒籍嘗謂婦飲酒醉便臥其側既不自嫌其夫
察之亦不
曜頭
濯足
世說謝太傅安與謝萬共

共草上恬然乃獨往坐少時不入門內謝萬猶苦要
太傅堅不肯入乃獨往坐少時不入門內謝萬猶苦要

以爲中庭曜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
呼太傅曰阿嬌不作爾恬小字鵲虎馬周字賓王嘗

客于汴為後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舍于新豐逆旅
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更
求酒
載鹽齊張

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
求酒
載鹽齊張

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王一日
方宴聚親賓延符緒中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

盡傾宋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
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闊曼卿亦不
爲人所忌市中
公然賣學士鹽
哭途攫石
目宋米市字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
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石爲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
猶以手有闕那得終日弄石恐按牘一上邑付公汲汲公務
具色極清潤米舉手宛轉以不揚曰空玲瓏峰巒洞穴皆
又納之左袖乃細之左袖又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
亦愛也即就米于攫得之登車而去
直造王座
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
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蕭侍中深初爲太
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爲所知自負才氣欲往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鞞策杖直造王座

寄臥何齋

懷杯就酌 執鐸挽歌 宋慎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
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
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
盡各散去 梁謝長史幾卿吏左丞仲容既免官並肆
情縱誕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
屑物
倒著接羅 起索便器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
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輒醉而歸
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
接羅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注云疆乃簡愛將并州
人也白接羅一云白紗帽世說謝萬在兄安前
飲起索便器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簡而無禮 不
拘小節 何用後名 晉陽秋祖逖性通徹不拘小節永
劉琨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白卿乃說張翰字季鷹
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爲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守諱 臥客懷亮爲

人部

刑監頁白卷三十一

縱逸

七

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嶺之性粗縱好犯亮諱亮不堪遂
 廢之唐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
 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客飲客辭城即
 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臥席上或先醉臥客懷
 中竟不聽客語自追姑婢願得宋禧世說阮咸字仲容先
 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將去仲容借客驢著
 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疾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禧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
 誰欲得者眾以賜臣阮遙集時為吏部弄笛吹簫
 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泊舟清溪則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微之使人謂
 曰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間微之名便
 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樓上遙語曰吾出有聞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

居喪飲酒 在制圍碁
 東漢戴良字叔鸞居廬啜
 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

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又俱有毀容
 或以問叔鸞曰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伏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
 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晉王坦之以圍碁為
 手談故其在哀制中彌衡過鼓謝尚彈箏東漢彌
 祥後客來方幅會戲彌衡過鼓謝尚彈箏東漢彌
 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曹怒以其
 有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名為鼓吏因會賓客閱視音
 節衡操過踴躍而前更何之曰鼓吏何不取衣而徑進
 衡于是先解綬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琴單絃
 著之復操綬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琴單絃
 衡曰不復操綬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琴單絃
 為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
 既以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適呼
 大以此肩輿造竹柱拐看花中世說王子猷嘗行吳
 知之竹主人下知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
 輿徑造竹主人下知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
 欲出門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
 為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

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子弟多狎之春盡即還為人談談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春盡

擁被對壺

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傷之士

排康揚鐘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齊孫騰與馬子如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

擁被對壺庭室無曠使婢煮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車前飲卒醉後挾私承謝幾卿為尚書左

波蔡藎也詩道邊酒壚停車舉幔脫衣換酒與車前

得醉及還因詰道邊酒壚停車舉幔脫衣換酒與車前

驕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豪吏接坐引滿吏

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往名豪受杖杖訖復名

與晏殊把柁鐵崖榜門山堂肆考宋丞相晏殊知

飲舟中嘗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琪張探篙王是南人

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相使

柁不正也元楊維禎字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

下直榜其門曰客至不下樓怨老懶見客不答禮怨老

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默發言無所避怨老

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縱逸二

原便面拊馬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

門出遊知是三公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率意獨往意獨往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至率肆心周

行傳曰昔周穆王欲訪戴不前王獨酌詠居山陰夜雪

隱詩思戴安道時在剡即乘舟訪之至戴門徧溫走

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戴門徧溫走

連桓溫與謝奕善奕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師共飲曰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史丹無檢檢而心謹密阮

何所怪溫不之責也

籍不拘禮

人部

豪彊一

原死徒 凶德 剛強者死之徒 不在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 質帝目之 跋扈將軍 吳志甘寧字

興霸 少招合輕薄少年為之 渠帥羣聚相隨 操持弓弩

聲聞知是寧 方剛 必反 北宮黝善養勇惡聲至

必反 橫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夫 彭越 張敖 田園宗族賓

無術不遜也 後漢書竇武 持節 橫潁川 贊曰灌夫

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 公主治田園 霍 避暑借宮

穿城注水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 從上借明光

行船帝問 持刀入市 買肉所屠 漢書大將軍霍光

者奴客持刀入市吏不禁 又原涉造奴 豪奢相

至市買肉如乘涉氣與屠者爭言 所傷屠者 豪奢相

尚 租庸入私 孟靈休是泉之子 豪奢相 尚 又趙巖

豪彊二

自以有功于梁 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

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 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原任勢 恭顯 彊梁 老子彊梁者 南方之強 犯而不

北方之強 毅剛 威重太守 寧成免官 居持吏長短出從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脇弱 彊勢傾朝野

謝瞻切門戶之憂 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 其弟晦為右

家賓客輻輳 門巷填咽 瞻在家乃驚駭 謂晦曰汝名位

未多而人歸趨乃爾 吾家素以恬退為業 不願干預時

事交遊不親 門戶之福邪 廣占良田嘉貞為子弟之

戒 曰吾貴類編張嘉貞不營家產 有勸其市田宅者 嘉貞

所用比見朝士 廣占良田 身沒之日 適足為

無賴子弟 酒色之資 吾不取也 聞者足為

柔懦一

原繞指

無拳

繞指之柔

勝剛彊

敗脆弱

老子柔

強

趙廣漢

不彊諫

有立志

左傳官之

奇懦不

伯夷

風懦

水柔攻堅

轡柔御剛

老子天下

柔而能

攻堅

莫之能先

轡之柔矣

逸

魏勃股栗

越人綿

力

史記灌嬰

魏勃視曰

人謂勃

失火之家

豈暇先

南

王書曰

越人綿

文叔乃能是

管仲不為怯

後漢

武

幸南陽

父老父

老相謂曰

文叔少時

謹信與人

款

曲惟直

柔耳乃能

至是邪

帝笑曰

今亦以柔

下

也

管仲三戰

北鮑子

增失哺

歆羹

殺

莊公陳

不占聞

君難將

死之餐

則失哺

宋

書素聚

鎮石頭

潛與劉

彥節及

諸大將

夜

會石頭

詰旦乃

發彥節

怯懦

擾不自

自

丹陽郡

車載婦

女盡室

奔石頭

臨去婦

食

彥節歆

羹瀉胸

中手

立表為

鬼

振

不自禁

事敗被

殺

立表為

鬼

柔

怯者見

立表以

為鬼見

寢食為

鬼

以

為鬼懼

掩其氣

也掩奪

也

也

柔

克

書高明

柔守

以柔守

剛必

失

軾

崔杼亂

陳不占

將往

地之

道

易立地

之道

生之徒

柔懦者

投車下

鄭

人戰望

見鄭師

衆太子

懼乃投

車下

淮

陰市少

年辱韓

信曰不

能死出

我勝下

良

久乃俛

首出勝

下一市

皆笑以

為怯懦

茹

詩人亦

有言柔

則茹之

柔而不

犯

茹

惟仲山

甫柔亦

不茹

柔而不

犯

人

部

開監負

柔懦

愚

年

柔 口柔 能下人 不犯物 **增** 有勇不怒 慎子曰
怒反與 怯均也 無氣則虛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愚一

原 三赦 一得 周禮三赦三曰蠢愚謂癡愚 移山

畏月 愚公移山之谷 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見其影以爲伏鬼仰

見其髮以爲伏魑 刻舟 膠柱 鼓瑟 守株 見影

宋人有守株 不移 無適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之愚 詳上 心純 知昧 純然 昧者不知

將其所適禮之所 不違 自用 吾與回言終日不用 增 一得 千能 前

注 中庸人之一能之已 蠢甚 醉如 公主下嫁薛萬

徹蠢甚 公主羞不與同席 暴其短 陽為愚 五代史

亂國之君 嘗置愚不肖于上而強其不能 北山公

以暴其短 會稽婦 列子北山愚公年九十 李太白詩曰 畏影惡

跡 掩耳 掩鐘 莊子 輕買臣 余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惡

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 愈多走疾而影不離自以爲

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 以春秋范氏之亡也 人

聞而奪已也 遽掩 藏石 憂天 荀卿子宋之愚人得

其耳恐人聞也 而藏之以爲大寶 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 此燕臺之東歸

與瓦甓不差 主人大怒曰 商賈之言醫匠之口 藏石也 愈

固守之愈堅 列子曰 杞國人有 哭社 浴天 子楚南

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 廢寢與食 哭社 浴天 子楚南

人有東家母死 其子哭而不悲 西家子見之 歸謂其母

曰 社何憂 速死吾必悲 哭注 淮南謂母爲社 韓子燕

李季好遠 出其妻有私 士季歸 不南適 在內中妻患之 乃

令士裸而解 髮直出門 吾屬陽不見也 於是士從其計

人部 開監頤 卷三 百十四

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

妻曰為之奈何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

陶丘遣婦石肇懼妻笑林曰平原陶丘氏娶勃海墨

婦生一男而歸母曰丁氏年進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

恐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

肇前石之昆弟也復如是見夫以遣也實無他故趙書石

諸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入

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典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每入

可爾時人以為嗤誑

愚二

詩失禮詩之忠敝夏尚忠其人少蠢漢高祖曰

古直今之愚也詐頑童頑童書比愚婦愚夫闇成

事愚者闇不好學其蔽也愚甯武子其愚不可

陳夫人而頤壯佯愚詩哲人之詐愚智者日月照

則行莊子被髮童子菽麥不能辨傳曰周子有兄無

高柴見非於孔門王陵獲稱於漢氏獨不可

教宋若昭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未得為真

柳宗元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願子鴻

終日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未得為真愚也

貴有斷手之刑後魏書宋弁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

劉其手以水澆之然後律決鄭人忘度足之式韓子

詩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鄭人忘度足之式韓子

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為之式及至市得履乃

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

以足乎曰寧信也

不識士衡義綦見苦於王濬書沈約宋

綦到營道縣侯凡鄙無識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嘗

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人部

愚

義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誠如尊命劉禪驚視夫文王漢晉
 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也鄰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答會王復
 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
 其眼王曰何以似鄰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
 皆大笑以馬牛為買賣遂傳愚谷之名逐鹿入谷中見
 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
 畜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
 駒去家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之谷問蝦蟇之官私堪怪識書之貴
 愚故識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官時出問左右此鳴是
 官蝦蟇為官乎為私乎賈胤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
 私地中為私蝦蟇於是世間遂傳此語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人部七十四

編急一

原筆擲地

杖撞郎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
 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劍逐

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後漢明帝曰天子穆穆

踏鷄子

廢爐炭

晉王述性急
 懷祖性急

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
 踏鷄子

廢爐炭

晉王述性急
 懷祖性急

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
 便下林以履踏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

廢爐炭

晉王述性急
 懷祖性急

夷射姑旋焉執之不得滋怒自投于林廢於爐炭爛遂
 卒

廢爐炭

晉王述性急
 懷祖性急

擲木興牀道世說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

廢爐炭

晉王述性急
 懷祖性急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編急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真云見素生遷怒知顏子為貴又王司州嘗乘雪往
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時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
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往數藍
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螭強來捉人臂
田強飲孝伯數世說謝無奕性粗急以事不相得自往
俱在何僕射坐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
各以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
命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

福急二

原不告而馳左傳晉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於鄭鄭
待而出既免二子問曰胡再不謀對曰曩
魏君志入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無德以將之
躁性量謝包荒德非含垢增甚以為忿南世說桓
忿不思難怒自投牀詳福心

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關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
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
駭云是變怪以南車騎車騎曰無損其自自然又曰王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公直習擊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使侍倚不坐公引與之
對榻去後語其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殊損其自然

急情一

原廢命失職傳守官廢命不敬養名溺職漢書

齊俗吏人養名舒緩朱博為郡怒增受玉乞師傳左

曰齊人欲以武公賜晉侯命受玉情歸告王曰晉侯其無

後乎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先自棄也己其何繼之有

以乞師將社稷是衛而情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受命日

蕩心遊筋鴛肉緩蔡邕勸學篇曰瞻彼碩薄執性不

山壽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

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疎懶筋鴛肉緩頭面常一

月十五日不洗非大驚痺不能梳也

怠惰二

原陳遵滿百

漢書陳遵為掾曹輒廢吏白曰陳掾今日

故也

曹參不事

醇酒

汝不恭命

遐棄厥司書

怠荒

急忽

政荒

通事

義縱為上黨

居息

暇逸

自逸

增

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

不喜拜揖

唐書王績性簡惰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

詐偽一

原矯節

近名

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為

心勞行

險

作偽心勞日拙

爾偽

予欺

無載爾偽

情偽予欺

言偽

行詐

由人之偽言

增用智

不情

禮用人之智去其

而內

湯澆雪

鐵包銀

彙苑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

不情

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史曰丈人一去郡與瑩交惡還

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

多許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五代史慕容彥超為質

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

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

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告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

室使數十人守城者曰吾有銀為本而外包以銀及其

被圍也乃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垣平金寶 陳勝丹書 實史記新垣平曰臣望汾陰有金

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漢書陳勝吳

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卒買魚烹食 披香殿 長樂宮 彙苑蘇世長侍宴披

得而怪之 詐偽

月十五日不洗非大驚痺不能梳也

帝作邪何雕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呂氏其舍人得與罪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發欲反狀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信欲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詐偽二

原審禮不誣君子審禮不誣以奸詐 **辟名皆誅**凡失財用物辟

謂巧偽為文書可誣以奸詐 **辟名皆誅**凡失財用物辟與實不相應也 **以禮防偽**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 **著誠去偽**

鄙詐詭譎 **詐謀**詭辭 **釣名**掠美 **詐善**

矯名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 **莫大之奸** **無赦**

之罪 **事不憑虛** **罪宜閱實** **行偽而堅** **言偽而**

辨 **增獨用徐溫**經濟類編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

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

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

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 **遂斬廷望**後

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後

唐時吳侍中徐知詢與兄知誥爭權吳越王鏐遣詢金

玉器血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與處詢使廷望如江

都望遂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誥亦以誥謀告

詢望曰人言侍中除父溫喪誥稱吳主命不許周宗謂

入朝誥留誥為統軍詢責誥曰我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

不臨喪可乎誥曰爾挺劍待我先王何敢往爾為人臣畜

乘御物可乎誥又曰廷望所言告誥誥曰 **頗知其詐**

唐書裴延齡下附上肆驕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

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時 **信以為忠**赴難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

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
席薰帝信以為忠愈親任之
素惡融張九齡謂說曰融新
多詐公延英名對忽說曰狗
李錫之枉久未原雪帝容言
申迫我當以社稷計故耳使
昭宣時來乘黃犢車衣黃襜
衛太子京兆尹馬不疑收縛
詭殺樓蘭又傳介子與士卒
謂曰漢使者持樓蘭王不信
國矣出金幣示譯黃金錦繡
王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
詔倭一

博物志堯時有指倭草倭人入朝此草
屈而指之漢成帝時朱雲上言願賜

原草指

劍斬

上方斬馬劍斷倭臣頭以勵
其餘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
令時左丞鄺孝裕郎中陸仁
倭我亦徐之才曰我在江東
無一倭何由可活祝鮀之
父合殺乃過于吾
景龍二年韋后自衣笏有五色雲
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
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素以儒學
謂諸學士曰祝公指鳥代儀景
五經地盡矣
拔之執郡丞高德義兵正為誅
人主取疾詔偏祭神廟以求福
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
者如堵會后疾愈重加假子
賞賚其諂倭類如此乞兒
人部

謝監頌卷三百十五
諂倭

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天寶遺事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
隱處謝酒後至侑觴朝貴飲酒濬田令致嘗召宰相及乃先謁令致謝酒及賓客畢集飲酒濬田令致嘗召宰相及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于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又趙師霽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僦曹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霽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栗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慚沮願令公速愈為宰相放生唐新語成敬奇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接遇東軒筆記王荊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光祿輦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摺笏開籠每一雀鴿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放生謂之放生

諂佞二
格佞宋鄭鮮之為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乍佞王遵以盜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盜賊既除即佞巧廢黜一遵之身三期之間作賢佞豈不甚哉遠佞論語遠惡夫佞者難任人任佞也友便便辟巧媚善柔面柔諂諛佞倖取荀容增皇甫巧媚彙苑皇甫鏞賂吐突承雅為相度為朋黨不內其盧杞奸邪唐書德宗從容與言鏞乃益以巧媚自固盧杞奸邪李泌論即位以來平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請視便覺其然泌曰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液六帖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則病不瘳今味苦韓其奸邪錄王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諂佞

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往弔明允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以譏之祝公之五經埽地前見

注朱浚以萬拜得名朱姑蘇筆記賈似道極國時浙曹萬拜覆時人進珠冠而拜侍郎愛妾張類編韓侂胄有

謂之朱萬拜人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皆封郡夫人

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大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弄閭之市北珠製十冠以獻

又晉王既許蕭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

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

東節度副使張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人參和士承業深惡之有難色士人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

意為強服遂得愈其青蠅何來同僚之色頓失又元

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開宮人誦積詩歌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積歌詩百餘篇穆宗

問積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以積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鄒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

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剪紙帖巾內史作集于此同僚皆為失色衡自若

高麗之舞又武后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少卿張同休易之兄

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再鳴雞吠犬侍郎學田舍之聲又韓侂胄嘗與賓客飲

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雞鳴犬吠耳俄聞犬吠叢薄視之乃侍郎趙師範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惡一朋黨附

原不悛相濟同惡相濟不可長不可掩惡不可

如火燎原如農去草原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可掩

人部

滅乎見惡如農夫之務去小惡無傷復惡已甚

惡已甚小人以絕其根本勿使能植人之無良民之多僻

聚惡起穢瘕惡瘕善瘕惡樂禍佗傷內惡

自是腥聞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坐於塗炭

孟子見如探湯論語記碑書竹天寶遺事盧奧累任

漢又書所犯刻石于其門時謂記惡碑東豺虎不

食詩鷹鷂之逐左傳鄭然明曰見不仁者惡疾其

始聞若已讐穀梁曰君子惡惡之逐鳥雀也聲竹決

波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原朋黨邪朋讐黨

必有讐言妄人無黨不比不周相求相合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增比匪易朋仇書朋家作

減同惡相求同求相合增比匪易朋仇書朋家作

南北部四十年漢桓時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四十年漢桓時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各分朋黨更相四聰八達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

恒輒垂四十年四聰八達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

表以散騎常侍四聰八達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

達合黨連羣互相四聰八達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

惡二朋黨附

增惡惡如巷伯聲於天下柳文辯侵伐論諱於君

親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殖筋醢骨抽舌探肝史南

傳景不去不止通鑑荀公達之無見無聞秋呂氏春

所惡不如無見耳同惡求如市賈焉元惡融傳曰

聞所惡不如無聞同惡求如市賈焉元惡融傳曰

聞所惡不如無聞同惡求如市賈焉元惡融傳曰

聞所惡不如無聞同惡求如市賈焉元惡融傳曰

招呼元器 摘抉以揚 西漢孫寶傳欲摘抉以蔽美

以自營衛 摘抉以揚 揚我惡謂挑發之也 蔽美

而稱美 楚辭好蔽 增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 史記

傳 黨同伐異共相標榜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東漢

牢石之黨 漢書佞倖傳石顯與牢梁五鹿充 興

捐之獄 西漢捐之傳賈捐之復短石顯楊興曰上信用

與石顯共為薦顯奏又自為薦興 王李之黨 順宗以王

侯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叔 觀并

文依任散騎類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 觀并

之門 政進類編宋宗時曾觀王并甘昇三陳俊卿自

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曰向士大夫奔競附之門十纒

才進退由私門 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大非朝廷美事 皆有盛名 東坡書樂毅論後云夏侯

目元以易之所謂深者而元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

與神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

不堪同傳 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熾凡可賊

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

之欲其効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

與成大同傳耳卒 為貶死天下悅之 爭一不爭附

原獄繁 律止爭鬪之獄繁 律者 無恥 不爭而勝

無恥 在醜夷不爭 先王懼 司說禁 叔向曰先王

為刑辟懼有爭心 司 虎鬪 龍爭 東觀漢記執

汝南部將殺入相凌犯者 捕得之恟之于市復以為恥過

曰昔相如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勃盛具恟出迎于道

稱疾還賞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恟以狀上聞上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五 九

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側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
兩虎安得私鬪史記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
盜陳勝項梁起諸少年謂豪傑相立也
秦仲可效之越曰二龍方爭且待之也
麻池上戲而傷吳人往梁之女早梁人以其處吳人吳人應不
恭怒而殺之微時與邑人李陽相其家于陽性剛復每輕勒
石勒別傳勒微時與邑人李陽相其家于陽性剛復每輕勒
與爭漚麻池共相
打撲手有勝負
異器當共澡者祝曰人相愛狗相噬言狗鬪時酒之以無
水便自解也
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
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生免去
斷廉儀涕泣橫流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延或舉刃向儀
臨淮有一人持一足縑到市欲賣道遇雨披戴後人求
共庇蔭因與一頭雨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諸府自
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服
受因前撮之縑主稱怨宣然後責之具服

不爭

清淨無競 喜愠不見 漢書伏湛世傳經學清淨無競
常云人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不見喜愠之容

卓茂解馬 相如引車 茂卓

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
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
府送馬叩頭謝之
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時稱病不與頗同列已而
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獨畏將軍哉顧泰不敵加兵者以
吾兩人也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矣
買金 又陳重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
歸寧者歸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
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
金償後告歸者大慚
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字元偉
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萌豕相類請門認之萌不
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慚送所認豕謝萌萌笑而

同治庚子年

爭

受之
又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曰
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寬曰
物有相類事客脫誤
幸勞見歸何謝為

爭二 不爭

原事末 范蠡曰爭者 人患 爭奪相殺 違言 鄭息有

惡聲 反之一至必 錐刀 錐刀之末 血氣 晏子曰凡有

心爭 噴有煩言 狠無求勝 情因利動 忿則爭興

讓為義所 爭乃患先 憑貪怵以肆心 恃强暴

而逞力 霍 爭帝 列子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 爭

年 韓子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曰吾與堯同年一曰吾與黃帝同年此不決以後息為勝

不爭善勝 善勝而不爭而 自勝 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 讓

利 見利而 致讓 法爭 柔勝剛 弱勝彊 讓為

禮出 爭為禍門 強在守柔 勝由不競 禮無求

勝 道貴不爭 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其身

霍 由是無爭 會稽典錄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

為汲多置盆 不復相鬪 東觀漢記管寧所居屯落會

器由是無爭 乃買器分置井傍 觀其形勢 歲曰若會

相鬪寧患之乃責不復相鬪 有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汲

汲以待之各自責不復相鬪 退思戒辭 郭璞易洞

轉盛便當捨去此鬪之兆也 慎勿與許姓者共事

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大語之云慎有所爭此人舉杖

田作也殷還家先與許姓共田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

欲撞之喬退思戒 辭謹謝乃得休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詬罵

原惡聲

善詈

莊子惡聲隨之詩覆背善詈

語侵

言悖

灌夫以

出亦悖而入

褊心

甚口

增詈大臣

似婦女

唐書

韋雲起為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詈大臣毀朝政所言

不情貶司直又高仙芝代靈詈為四鎮節度使副都

護程千里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詈者既視事呼

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

退無

餘詈

人都不憾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詈

子人謂兩劑禁訟周禮以兩萬錢移書薛宣字貢君
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辨而不德於我退而無
書後皆遵薛宣之故事太丘長人有發言盈庭煩言對
簿

讒謗一

原青蠅 貝錦 詩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
蜂 鄭袖之計 尹吉 鑠金 投杼 衆口鑠金積毀銷
母 投杼 曾 姜菲 浸潤 詩姜亦已太甚 是貝錦彼譖
參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
焉可謂明也已矣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
擅生是非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

與論議腹誹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
誹而心謗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
為令衆莫不知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
為也王怒而使疏平又趙王思復用廉頗而亦思復
用于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歸報
王曰廉將軍雖老而善飯然與臣坐頃之已三遺矢矣
趙王以爲 衆女妒 羣兒愚 劍如霜衆女妒蛾眉雙
老遂不召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 衆口鑠金 三
花竟春芳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 衆口鑠金 三
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 衆口鑠金 三
言成虎 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衆口鑠金 三
信之乎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信之
乎曰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遠于市議臣者 過三人願王察之

讒謗二

原采苓

刺讒也晉獻

采葛

懼讒

蝎

謂國語蝎木蟲

人部

附錄類

讒謗

三

媒孽其短世亂勝主蠹史主蠹臣在中胥動以浮動

言乃止極子常殺費無可畏人可畏也胡得為人之言

胡得背憎背憎背憎內讒孤突謂中生曰雖弘多隱

弘多並進並進並進以速謗孔甘盜言亂階為職

亂階謗謗謗流言不信敗言謗屏耳目無費

極楚之謗人也屏楚投豺虎取彼謗人中山之謗漢書

史之耳目使不明也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也去以人毀史記上

皆謗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人譽召臣以一愛以

自危智去臣云云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召君執朴分謗左傳宋築

門之哲實興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
也罕聞之親執朴以行藥者扶其不勉者乃止傳言子
罕能分狗囚分謗則已斬矣卻子使速以狗曰吾以

謗也謗說殄行君之言能絕偽言惑志緝緝翩翩

謗也捷捷幡幡謗服讒蒐慝厚誣靖謗

掩謗興謗小人在側君子信讒惑蠱君臣

交亂謗國驕人好好吠犬信信巧言如簧

讒諛得志小人在位讒口囂囂君子退身憂心悄

增建德信唐書曰寶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

寶臨死大聲呼曰我無罪王唐次辨謗彙苑寶參數

何信謗言自刈左右手乎唐次辨謗彙苑寶參數

敗出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

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

人部

開鑑錄卷之三

賢士罹殘毀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
寤者因采集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

宗貞觀二十三年帝疾甚翌日與褚遂良曰我有
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

願知也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謗卿者欲知之
臣之幸也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

乃不願知也白璧眾求瑕素絲易成汚物詩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

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
公興飄風之刺紀纂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

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答婦翁劉賓客
黜辱一

原食堇豆在泥塗范睢大其請賓容使坐須賈於堂
下置堇豆使黜辱為榮

物辱無撓辭唐書有假驢夫於富強者帖與唐府給
案莊宗姊婿也詰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中衣鶴氅據

案決事視圖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圍不對而去
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趣令自盡唐紀蔡廷玉勸朱泚入

朝物敢辱子九卿趣之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
曰汝亦海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

黜辱二

原出勝下韓信被淮陰少年辱盟城下城下之盟
激之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詣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

大恨乃之食曰張君吾才不及而未達故恥辱以激之儀
不使言之儀達方知曰為我謝蘇君

人部

黜辱

黜辱

黜辱

黜辱

黜辱

黜辱

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我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敵子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愧曰靳

大辱辱莫多辱廷辱恥辱贈駭省

吏唐書令狐綯為裴坦為知制誥而裴休堅持不可坦

一但得為舍人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

承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有與謝休勃然曰此令狐

辱唐與無有此凌辱行周五代史杜重威反于魏高

周為都署以討之以慕容彥超為副彥超數以事凌

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

威虐一

原播毒羅凶書播戎毒于遠邇注俗弊政荒

刑肅俗弊增廁中人盤上宮裝史記呂太后斷

眼輝耳飲脂藥使居廁中曰人羣崔鴻十六國春秋

云石虎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流血置于盤上傳首示

之思綰吞膽盜跖膾肝通鑑趙思綰好以酒吞人

無敵肝莊子盜跖五年徒三升艾嚴酷好行刑誅

膾人肝而舖之五年徒三升艾嚴酷好行刑誅

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

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灸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威虐二

原糾暴報虐言誅其虐土芥唯戮是

芥為土塗炭靈生滅德威作依勢威作疵國忍人賊

賢害樂殺是樂暴內刑也北風刺虐也注衛

猛虎苛政猛殘害爾百姓敷虐敷虐百姓戮不

辜庶戮之尅厥愛威暴政淫刑結怨於人

人部開監頤頤卷三十一威虐

將戕於子 謂暴無傷 其虐滋甚 剥喪元良 賊

虐諫輔 殺戮無辜 亂罰無罪 怨毒之氣 懊烈

之聲 虐使其民 **增**用法益刻 通鑑張湯趙禹共定

任勢立威 又瞿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任 焚炙忠

良 劓剔孕婦 斲脛剖心 書 剥面鑿眼 吳志孫皓

鑿人之眼 妖訛一

妖訛一

原亂常 辨惑 速戾納邪 人所忌 國有恐 人之所

以取之妖訛國時有 **增**狹母鬼 金頭王 五行志咸通

都說以妖訛相驚 **增**狹母鬼 金頭王 十四年秋成

家見鬼眼晃然如燈 狹母鬼 金頭王 李匡威留深

難人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 牲牢受

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 牲牢受

獻蛇虎導軍 木為軀內金玉執素為肺腑冕而坐妻

騰侍列帳百倡鼓吹于前屬兵列護于門所屬州縣為

土馬獻祠下我者我心醉或給言上馬若與且汗皆受

賞昌自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

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

軍后總其詭拜季視為河北道按察使

季視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妖訛二

原造言之刑 亂民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

名改作詭言惑眾也亂民亂 壽張為幻 講張作詐 熒

惑於人惑亂 妖由人興 人無譽焉妖不自 咎將

誰執 動以浮言 言恐沉於眾 眾寧不惑 執左道

人部

崇鑑類編卷一百廿五

妖訛

妖訛

妖訛

左道
坐盤

時日卜筮
疑衆殺

宜

去邪

女之大

不得中行

辭雖徵於捕影

雖非妖而必禁

偽言難信何必

去邪除惡宜絕本根

州刺史時睦州女

子陳頤貞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眉妄言頤貞自天還化為男物轉相熒惑訛言興兵兵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有損雖其善祝
鄭莊公使卒出

莊公失政刑矣
之將何益矣

子罕曰
本也
詛爾

子使初宗初死
及於難范氏之

也福

人部

崇禎監頤函卷一百廿五

咒詛叛亂

十八

原夫婦皆詛傳

億兆之詛見上

叛亂一

原從凶

聞穢

惠迪吉從逆凶穢惡彰聞

戎毒

大慙

注戎大慙

亦惡

渠魁

巨猾

賊帥

吠堯

干國

史記夫詬之

堯非不仁

吠非其紀

稱亂

阻兵

阻兵舉也

叛亂二

原無君

有無君

不臣

臣而

逸德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反德

為人反德

倣擾

倣始也

獨亂

文子曰世治則亂

無育

元

自底

類善也

禍心

包藏

亂心

天下所惡

不令之臣天

神之所惡

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

諸侯之亂

虞有三苗

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皆諸侯之亂者

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

帥天常

天以亂

甚間王室

也

甚毒

剥亂天下

反易天

明

侵敗王略

不臣

侵弄凶器

毒痛生民

毒流

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聞

豐

姦臣竊命

寇賊一

剪伐

劫質附

原聚萑蒲

好草竊

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蒲之澤子

太叔與兵以攻之

後漢黃巾賊亦名賊

書殷人好草

名娥

號米

竊姦宛草竊於草野中竊盜也

名娥

號米

後漢黃巾賊亦名賊

書殷人好草

名娥

號米

其道者出五斗

蜂蠆

鼠狗

蜂蠆之毒

黃巾

綠

林

白騎

赭衣

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

人部

盜賊類聚卷三

寇賊

盜賊

山無賴難當好賊上將隋唐嘉話英公自言

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

為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使兵以殺人也

駭伏齊南秦宗權進破東都圍陝州自關中薄青

州無舍原剪伐汚宮封觀禮曰臣弑君父凡在

汚其官而濫焉有常無赦仗威用重刑罰國用

重既珍元允乃封京觀仗威用重刑罰國用

惟氣力擊氣吞以不言伺議拒賊計楊珉曰朱將軍何

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惡張綱奏綱為廣陵太守餘年

因事中之綱單車躬詣賊營見綱誠信皆降焉原劫質執大將劫少子

苑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掠行人仁會

發騎捕格悉以平之由是城門夜開而道無寇跡矣

以寶貨惇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遂詣惇所叱持劫者曰

汝執劫大將復望生邪吾受詔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

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怖斬之惇亦免後漢喬元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

醫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

登樓求貨元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瞑目

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

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

絕寇賊二剪伐要君劫質附

原攻劫書寇賊姦宄注攻寇攘姦宄凡人自得罪寇攘

人部白頭賊何為隨殺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赤

郡乞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自新

頭中怪問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叩自新

人部刑鑑彙編卷之五十五

眉賊 薦食上國 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探丸長安 漢書尹賞

字子心守長安令開里少年殺吏受財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吏黑者斫吏吏受財報讎相與探丸

剽劫 壯朱暉志 後漢書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

今日朱暉死無避賊壯其志遂捨之 還戴封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

賢人也遂盡還之 狃於姦宄 罔不寇賊 書 鴟義

姦宄 敘攘矯虔 彊者脅弱 眾者暴寡 在外為

姦 人多相掠 增毒卉文選喻 致寇 易負且乘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賈誼過 白波起兵 郭太起於

河西白波谷 黃巢僭號 通鑑黃巢募眾數千以應王

因號白波賊 黃巢僭號 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天下

震動即僭位號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

黃明黃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追巢敗之

父老請穫麥 家語宓子賤為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

不耕者得穫是 赤子盜弄兵 通鑑漢宣帝時渤海多

使民樂有寇也 剪伐帝壯其志 唐

海濱不沾聖化民多饑寒而吏不 剪伐帝壯其志 唐

江湘賊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崔鉉聞之大募兵屯

賊避其鋒 景范光遠為京兆尹會賊黨剽略涇陽惟

賊醉不能敵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 自記平賊 唐書

州兵破擒之折東觀察使羣賊為亂陷州縣肅引 奉詔

討賊 又德宗初湖南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

州兵剪定 克殄大盜 見帝時張萬福舒廬壽三州

之帝曰善 克殄大盜 見帝時張萬福舒廬壽三州

曰克殄大盜 盡得所亡 景苑張萬福舒廬壽三州

廟朝安復 盡得所亡 景苑張萬福舒廬壽三州

人部 盡得所亡 景苑張萬福舒廬壽三州

寇賊 盡得所亡 景苑張萬福舒廬壽三州

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
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鬪志崔郾追躡
屈突通每戰必持重亦有小勝崔郾追躡
屈突通使兵常苦盜賊顯行郾修治干誅
觀使追窮蹙上下千里歲中悉平
致誅致天式遇寇虐能辦敏請費禕魏軍來
無必能辨賊君無遺育書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
注易種謂必自斃義傳多行不義必自斃殲渠魁書殲厥渠魁
生種類咸與惟新誅盈貫天命誅之過亂略誅
暴慢以取凶殘凶殘災厥身以災於延平人尤
言延及平善之人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無俾易種詳
乘王怒行天罰咎既自貽罪亦盈貫棄屍京

觀懸首藁街敢逃刑命肆諸市朝將出凶於

梟獍宜致伐於鯨鯢無縱滋蔓之草以奔漏網

之鯨既不化於皇風宜致誅於赤族既包無君

之心難赦不赦之罪當正無赦之刑以懲莫大

之罪庶自及於迷途難加誅於比屋宜絕惡於

根本難聽辭於枝葉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

商奄而周道著要君求後於魯子曰臧文仲以防求

君吾不信也投璧於河左傳子犯投璧於河文公曰

以防邑要君又君子謂宋華違君出境則利祿人雖曰

不要君吾劫質出母示苞後漢書趙苞字威豪為遼

不信也劫質出母示苞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

到為鮮卑寇鈔劫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節泣謂
母曰昔為王陵子今為王臣不得顧而私恩毀而忠節
又曰昔王陵策第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破賊母妻皆死苞
葬靈帝策第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破賊母妻皆死苞
孝將何面目立天使書報彤漢書彤郎所置信都守捕
下遂歐血而死使書報彤漢書彤郎所置信都守捕
形父弟及妻使為手書報彤彤郎敗者封爵不降者
滅族彤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會郎郎敗者封爵不降者
執忠妻子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
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太守及忠母妻子
在美之家執奮妻子後漢書孔奮字君魚為武都丞賊
屬亦全執奮妻子魏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
子奮五十惟有二子終不顧遂執宿衛臣漢書趙廣
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
曰京兆尹尹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
愕出戶叩頭廣漢
使獄吏厚遇之

竊盜一 疑枉 賞用 捕捉 韓伏 掩藏附

盜有道 殺無罪 盜亦有道也 詎曰妄意室中之藏
智也均分仁也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
罪 憎主人 待暴客 擊盜憎主人 待暴客 重門 相翔 多
有 翔猶狎 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
充斥 公行 盜賊公行 增作詩贈賊 以信待人 詩
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
也其豪首曰若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
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
知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
也 以信待人 元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答曰
吾以信待人元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答曰
去境 疑枉盜壁 疑金服 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
人部 竊盜

小人約小人貧斯約揭篋擔囊莊子將為揭篋探囊

則必攝則必攝揭篋揭篋擔囊擔囊

穿宇穿宇善為善為盜向盜向氏大氏大富宋富宋氏向氏向氏大氏大貧請貧請其術其術國氏國氏曰吾

竊藏竊藏以逃以逃須傳須傳晉侯晉侯以之以之豎頭豎頭入界入界不殺不殺曹褒曹褒為國為國令

他盜他盜五人五人入圍入圍界捕界捕之太之太守馬守馬嚴促嚴促殺之殺之褒曰褒曰絕人絕人命

遂免遂免外盜外盜吾盜吾盜藏武藏武仲謂仲謂季孫季孫曰召曰召外外大盜大盜小盜

子子貪冒貪冒之人之人穿窬穿窬之盜之盜將實將實既貪既貪財以財以肆心

乃行險乃行險以冥念以冥念蓄行險蓄行險之心之心窮斯濫矣窮斯濫矣遇慢藏之

禍獲則取之增慢藏誨盜草竊為奸草竊為奸彙苑殷人彙苑殷人

草野竊盜草野竊盜盜不進盜不進又時有盜又時有盜夜劫夜劫竄建德竄建德之家之家建德

建德乃自建德乃自縻使縻使盜曳盜曳出躍出躍起提起提刀又復刀又復殺數殺數人人我來

也也其門其門曰我曰我來也來也一一至其至其所患所患之者之者多官多官府莫府莫能論能論捕

獄卒獄卒某處某處理有理有金寶金寶之下之下獄獄卒如卒如其言其言果獲果獲遂納遂納獄卒獄卒每教

肉與肉與之之酣飲酣飲語之語之曰曰夕夕少寬少寬昏其昏其言言果獲果獲遂納遂納獄卒獄卒每教

縱之縱之遂遂偷偷竊竊而而出出偏偏城城復復被被盜盜其其門門各各書書曰曰我我來來也也至

以以犯犯夜夜之之罪罪釋釋之之以以是是知知猾猾賊賊之之智智之之狡狡也也不拾遺不拾遺路路不不拾遺拾遺崔

伏不閉戶伏不閉戶閉注閉注謂無謂無盜也盜也不拾遺不拾遺路路不不拾遺拾遺崔

蒲久靜蒲久靜桴鼓桴鼓不鳴不鳴四封四封而詰而詰十里十里以違以違不歸

死於司敗死於司敗宜勿佚於追胥宜勿佚於追胥頃因魯賞庶其暫成充

人部

竊盜

斥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掩藏淵藪

囊索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

物亡抵合後漢書張儉逃亡抵孔融兄喪喪不在融

賴用賴毀則為賊掩盜為藏荒閱文王之法有亡荒

亡逃罪無留傳云盜有所惠姦惡隱賊少暉氏

子掩義隱賊隱隱惡蒐隱藏隱器僕楚文王作

好行凶惡器竄身四封詰李季謂臧武仲曰我有

與盜同罪竄身四封詰李季謂臧武仲曰我有

一飯坐漢詔捕辛興與鮑宣女婿許緹俱亢人

取地傳其賊人摘伏舍隱布濟難長寇私

匿獲全甲非歸死乙則保奸惡既相濟罪

亦惟均入懷之鳥漏網之鯨救難雖容於投足

疾惡終昧於剛腸李布獲全於朱家元節匿死

於孔氏窮猿奔林遇者則止走鹿赴陰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匿乃姦回則非嫉惡疑枉

妄意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猜禍王溫舒為中尉

事注吏好猜疑厚誣薄訴狗盜狐疑瓜李

可疑溜澠難別似是而非研覈是非賞用取

盜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賞盜左傳邾庶其以漆

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其竊邑以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

裳劍帶是賞盜也 遺布二疋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為
而去之其或難焉 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成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貧耳遺布二 遺布一端 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
疋而遺之 遺布一端 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
方知烈聞遺布一端以待主乃盜牛者 請敦理道
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請敦理道
無啓倖門 既捨而罪 乃升諸公 唯善所在 雖
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棄瑕錄用 補過
責功 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 寇所由興 法不可
禁 若容已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者如可
舉 為善者無乃疑 所宜權以救世 不可垂以訓
人 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聞仲弓之誠

子亦既自新 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 見小善而
必求才難苟得 踰大防而不禁敵將若何 人之縱
欲大為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
夜動始見穿窬之心 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
捉設三科 後漢書虞翻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為上殺人
令劫掠以 比三輔 漢書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
伏兵待之 比三輔 漢書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
發主名 又張敞為刺史以耳目 怒殺盜 後漢書張
吏有殺盜者 發主名 又張敞為刺史以耳目 怒殺盜 後漢書張
不至死而盜徒皆饑寒何窮其法乎 如追逃 王溫舒為
逃 比追胥 周禮以比追胥注追 把重罪 王溫舒為
敢往吏把其陰重罪而縱 執有罪 執其 延耆老致
使督盜即有迴避夷之 執有罪 執其 延耆老致

人部

盜部

盜部

盜部

寇定襄大姓殺吏拜班伯為太守乃延耆老曰為供具
捕旬日知舊豪懷恩醉酒具言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
盡得之募壯士誘賊出柙之兇漏網之鯨

雜盜一

原東陽西鄙國語子木曰資東陽之盜使殺椒舉也

物狐裘駿馬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免難秦穆公有駿

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馬侃柳恭禾晉陶

士行為荊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柳種于已門侃見

淳于恭字孟孫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讓竊馬

者恭見恐其愧遂伏草中盜去乃起恭禾證攘羊

證攘羊竊送馬謝之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豈宜盜

光火盜葱馬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

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請罪彙范張允濟仕隋為武陽

令過道旁有姥盧守所時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

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

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原斫樹邑人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所其樹人告喬佯不聞

何愧刈稻見孫而歸喬諭之曰節日取柴與父母歡娛

敢有踰垣書無敢寇穰踰登廚語林曰王季敬臥

犯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偷兒池魚世說王承為東海

青氈我家舊物羣盜驚走園瓜桑虞字子深以孝稱

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園瓜熟有入踰垣盜

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不死藥

瓜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盜瓜請罪仍與之

姪娥竊罪不死藥強弩絃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

食之飛入月中

人部

附錄頁三卷三十五

雜盜

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門關入者髡重武備責精
兵也弩發機郭強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大車無輹輹小車無輹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
曰雖與弩輹異處不得經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不入賊與弩輹異處不得經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兵所入賊與弩輹異處不得經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入其室盜百錢者當坐棄市一呼俱殞雷震有盜
一呼二盜俱殞百錢當坐上詳揭賈入司兵司厲掌
任器貨賄辦其物皆有數失布由令尹楚江乙母失
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也尹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